

大美三秦

木塔寺随想

严维佳



木塔寺公园

在今天西安高新区科技六路与七路之间，唐城墙遗址公园西南角，商榷林立，群楼环抱中，隐着一处自然、古朴、静谧之地。

这里奇松与古桐耸立，曲水与回廊相连，绿茵与繁花相伴，古刹与摩崖点缀，古老与现代交融。空中俯瞰，以山门广场上巨大的白莲花雕塑为中心，呈十字形分布。南北向以偏殿遗址、禅定广场、山门遗址为纵贯，东西向以塔基遗址、塔影造型、庄严广场为横贯，西北角以总持湖、庄严湖及曲径回廊为连通，形成集历史文化、自然生态、运动休闲为一体的城市公园——木塔寺生态遗址公园。

木塔寺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为仙逝的文成皇后独孤伽罗“追荐冥福而建”，初名禅定寺，位于隋唐长安城西南隅和平坊与永阳坊东半部，占地约60公顷。由规划建设隋长安大兴城的建筑大师宇文恺领衔建造，其规模之大，有“复殿重廊，连甍比栊，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覆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之说。《长安志》也记载“天下伽蓝之盛，莫与此寺为比”。

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因文帝称独孤皇后为“庄严”，而改名为“大庄严寺”。唐武宗灭佛运动中，被明令保护，免遭焚毁。宋、元、明时期多次修缮，明末遭兵燹，致使“佛殿倒塌，倾圮殆尽，斋田淹没，香火渐衰”，只有木塔仅存。清康熙年间经两次重修并改名木塔寺，所建山门、法堂、偏殿于同治年间再遭兵燹，废墟殆尽，残垣断壁遗址至今。2009年9月，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在原遗址上重建木塔寺遗址公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千年古刹重新新生。

夏日雨后，站在木塔寺公园的山门遗址前，我不禁感慨，在十三朝古都长安，只有38年国祚的隋朝，由于在此建都时间仅有23年，名气自然大不如周秦汉唐，而隋文帝所建的禅定寺，在盛唐众多皇家寺院中，虽名噪一时，却绝经战火，命运多舛，令人唏嘘。

直到我读完一第先生所著《细读隋朝四十年》一书，才真正了解那结束了中国近三百年五胡乱华、南北分裂局面，拉开了三百年隋唐盛世序幕的大隋王朝。重新认识那个儒术修文、崇尚节俭，颁布新法、减轻赋税，改革吏治、开创科举，被史学家赞为“开皇之治”，“自汉以来，丁开之蕃息，与仓廩府库之盛，莫如隋”的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走近那个站在杨坚身后，出身卑微却深度影响大隋政权，与文帝并称“二圣”的文成皇后——独孤伽罗。

大隋仁寿二年(602年)，59岁的独孤伽罗仙逝于仁寿宫(今麟游县唐九成宫)。她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号称“史上最牛老丈人”的关陇集团贵族独狐氏之女，她一生为隋文帝杨坚生有五子五女，她掌管后宫，不许文帝纳妃，她崇尚节俭，服饰朴素，严禁奢侈，临终前仍不忘叮嘱文帝“务存俭约”。她干政朝政，对太子杨勇在东宫极尽奢华的生活极为不满，而对善于伪装成仁厚孝顺、夫妻恩爱、生活

节俭的次子晋王杨广却大为赞赏，力荐文帝废长立幼，埋下了隋朝覆灭的祸根。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也驾崩于仁寿宫，死前曾大呼“独孤氏误了我”，后“二圣”合葬于泰陵(今杨陵区)。

其实，在今木塔寺西侧，位于万达广场中心处也有座巨大的塔基，此立着褐色的方石。据说，这里还有一座曾与庄严寺规模、规模相同的皇家寺院，是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后，为其父文帝祈福所建的大禅定寺。唐武德元年(618年)，因隋文帝自称法号“总持”而改名“大总持寺”。

庄严、总持二寺因宇文恺“请于寺中建木塔以补之”而相继建有木塔。据《两京新记》残卷记载，“总持寺塔与东浮图无异”，皆崇高三尺(约97米)，共七层，周回一百二十步。塔体均为木质结构，其每层周匝有门扉窗槛、回廊栏杆，形制是典型的楼阁式塔。自仁寿二年至大业七年，历时八年建成。《续高僧传》称其“架塔七层，峻临天际”，可南望秦岭、西眺崑崙，俯瞰秦城，是隋唐时期长安城中最醒目、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唐代诗人宋之问《登禅定寺阁》曰：“梵宇三天，登临望八川。开襟坐宵汉，挥手拂云烟。函谷青山外，昆池落日边。”唐边塞诗人岑参《登总持阁》亦曰：“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足见当年禅定、总持两寺木塔之宏伟与高大。

然而，再宏伟高大的木塔终究敌不过时光与岁月的洗礼。正如公元581年随国公杨坚代周建隋，改元开皇时，将有“随时、跟随、随从”之意的

“随”字去掉“辶”字，以求国运长久，到公元605年杨广称帝后迁都洛阳，征百万民夫大兴土木、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到巡游天下、重建丝路、三征高句丽，以至“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度，祸害忠良，朝纲不振，民不聊生，致使天下大乱，群雄揭竿而起”。公元618年，50岁的隋炀帝客死江都，隋朝灭亡，大隋38年国祚在历史长河中似昙花一现般短暂而悲凉!

每每走在木塔寺的寺湖畔、回廊间、林荫下，我有时陷入深深的随想：何以让那个被史学家誉为“开治世，启盛世，一个短暂却富于开创性的帝国”，与秦帝国一样，仅二世而亡?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物极必反、极而衰的历史规律。抑或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官逼民反的自然法则。而我也更愿意相信是被“二圣”选为继承者的隋炀帝杨广刚愎自用、荒淫无道，残暴多疑、骄奢昏庸，致使大隋灭亡的人为灾祸。

这一点，也许从唐高祖李渊给他的谥号“炀”就可见一斑。《谥号解》上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重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可见“炀”为不折不扣的恶谥，代表着昏暴荒淫，与他的年号“大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木塔寺，这座本为大隋开国皇帝杨坚和文成皇后独孤伽罗“祈求冥福”的皇家寺院，在它建成的数年后，并未看到大隋帝国的万年盛世，而是等来了大隋灭亡的噩耗，不知此时的“二圣”是否会为此感到懊悔与自责呢?

好在“秦灭而大汉出，隋亡而盛唐起”。历史不会停步，覆辙不可重蹈，长安不应忘記。

似水流年

初为人师

吴建

校舍的青瓦上还凝着晨露，粉墙已被岁月洒成淡淡的茶色。九月的风掠过操场边那棵歪脖子槐树，将一串铜铃般的笑声卷上云端。我站在锈迹斑斑的新村小学铁门前，四十年前的秋光忽然漫过眼帘。

老校长从学校菜园子里转出来，布鞋上沾着新翻的泥土。他接过我肩头的书籍时，掌心上的茧子磨得人发疼，可那笑容却是柔软的，像晒透的棉花。“可把你盼来啦!”他搓着手，袖口露出的半截粉笔头在阳光下白得耀眼。

午餐时，食堂里飘来腌菜的酸香，混着刚捞起的河鱼腥气，竟酿成某种令人鼻酸的温暖。学校里的9个教师围坐在一张枣木做的闪着红光的圆桌上吃饭，饭菜并不丰盛：一大盆腌菜地河鱼，一海碗红烧肉，一碟炒鸡蛋，外加辣椒拌黄瓜。三巡家酿米酒下肚，老校长耳朵泛红，话匣子也打开了：“咱这九大员全是民办的，土老货，就指着你这棵来自师范的青苗抽穗呢。”窗外杉树林沙沙作响，像是应和着某种无声的托付，老校长的话让我顿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白天和学生们泡在一块儿，嘻嘻哈哈，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我一人。蝉鸣渐歇的黄昏，我总爱沿着河沿踱步，看天边夕阳映红晚霞，听河水轻轻吟唱。转一圈儿后便回到宿舍，拧开台灯，那橘黄的光照得满室温馨。台灯在我与大师们之间织就金辉，斜靠在床边，抽出书架上的书，和巴尔扎克、黑格尔、鲁迅等大师中的任何一个交流对人生、社会和文学的看法，倾听他们那充满睿智的思想哲理，体会他们博大精深的生活见解。巴尔扎克的巴黎夜色常被蛙鸣惊醒，鲁迅的烟斗青雾里总掺着稻花香。此时，思绪就像氤氲朦胧的灯光般漫无目的……

学校里的民办教师朴实厚道，见面笑一下，问声好，热乎乎的。农闲的时候，他们拼

命地工作，把备课赶在前头；忙时，他们白天在学校上好课，起早带晚在田里干活。张老师裤管上的泥点还带着水田的温度，王老师眼里的血丝分明是连夜抢救的星星。最难忘腊月里那场大雪，李大姐揣着暖手的烘笼来补课，棉鞋在泥地上轻轻低吟。“庄稼误一季，娃娃误一生啊。”她呵着白气说这话时，窗外的雪正把整个世界擦得透亮——他们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种不好庄稼是一季子，教不好学生是一辈子。

去镇上听课的几位老教师回来，叽咕得像群麻雀。“人家那机器会画画!”他比划着投影仪的模样，粉笔灰簌簌落满头。老校长蹲在门槛上卷烟叶，火星明灭间悠悠吐句：“咱们有会画画的。”

办公室的西边有一间教师娱乐室，屋子中间摆着一张乒乓球桌，冬天，课余时间你推我挡，拼得大汗淋漓。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静静地练字——屏息凝视，悬腕挥毫，临摹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每人的面前都有自己的帖子，每人都练上了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镇里组织的“三字比赛”中，全校教师人人都获了奖呢。

日子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飞快地流逝。转眼一学年结束了，镇里决定调我到镇中任教。消息传来，老校长想挽留，又怕耽误我的前途。离别的晨雾沾湿了合影用的条凳，老校长特意换上对襟褂子，纽扣却系紧了一颗。快门按下的刹那，河对岸的油菜花地忽然涌起金浪，39道目光化作春蚕，把某个瞬间永远铸进相纸。他攥着我的手不肯放，掌纹里沟壑纵横，像极了我们共度的那些晨昏。

而今多少名山大川的留影都褪了色，唯有这张泛黄的照片愈发鲜亮。青瓦校舍的轮廓已然模糊，可那些在田埂与讲台间奔走的身影，那些被粉笔灰染白的岁月，分明是不凋谢的油菜花，在每个春天将记忆染得金黄。

美文小札

露从今夜白

惠军明

节气到了白露，夜间的风便不同了。先是白日的燥热渐次消尽，继而凉意自心底渗出，爬上脚踝，漫过腰际，最后直抵人心。这凉意不是凛冽的，亦非刺骨，只是带着水汽的微寒，仿佛天地间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将夏日的余温一点一点地揩拭干净。

农人对此却别有见解。邻家老张每至此，必要立于田埂，俯身捏一捏稻穗，喃喃道：“露水白了，稻子该收了。”他的手指粗粝如树皮，却能感知稻粒的饱满程度。于他而言，露水不是文人雅士吟咏的对象，而是时节递催的信号，是大地给予的无声通知。我曾问他何以知稻熟，他但笑不答，良久方道：“露水重了，稻秆就知道该把最后的气力灌进穗子里去。”

小孩子们亦喜欢白露。他们不管什么节气变化，单是爱那草叶上的水珠。常见三五小屁孩在草丛间，以指蘸取露水，互相弹弹，笑声惊起宿鸟。又有细心者，采牵牛花叶，其上露水尤多，便小心翼翼地捧了，跑到母亲跟前，献宝似的递上去。母亲们多半伴嗤笑，接了叶子，却将露水倾入盆花中，道是“天德精华，莫要浪费了”。

白露之夜的月亮是极清的。不像夏月那般朦胧氤氲，亦不似冬月那般凄清刺骨。它明净地悬在中天，将清辉毫无保留地洒向人间。月光下的露珠愈发晶莹，偶尔折射出七彩光芒，转瞬即逝，如梦如影。我有时立于院中，看那露水在月光下慢慢积聚，竟觉时光流逝可见——每一颗新凝的露珠，都是光阴的具体形态。

露水最盛时，曾在凌晨往城郊小山上。山路两侧的草木尽被露水浸透，行走其间，裤脚不久便湿了大半。至山顶，见无数露珠悬于松针之上，密密排布，似给青松镶了水晶边缘。东方既白，曙光初现，那些露珠忽然间都活了过来，内里映出霞光万道，仿佛每颗露珠中都藏着一个微缩的日出。

太阳升高后，露水便渐渐消隐了。它们化作水汽，重归天际，不留痕迹。草叶上只余湿意，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这来去匆匆的特性，教人不禁想起人生诸事——夜半凝露，清晨消散，徒留些许湿润的回忆。古人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实在贴切得很。

今夜的露水又开始凝结了。我坐在窗前，看外面草叶上渐渐泛起白光。知道明天清晨，又会有一场无声的消散上演。然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今夜之露虽逝，明夜还会再来。天地间的节律从不因人的悲喜而改变，它只是依时依候地更迭，冷静而精确。

白露之后是秋分，秋分之后是寒露。季节的脚步从不迟疑，露水今夜白了，明朝又将化作何种形态?大约只有大地知道答案。人亦如露，聚散无常。但能在消散前映照一刻月光，便不负来这世上这一遭了。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月光如水，洒在心上，凉意丝丝，却透着温暖。

文化驿站

闺阁丹青 诗史华章

——李妮妮诗歌的艺术成就与诗史定位

刘玉珉

在晚清风雨如晦的历史天幕下，陕北延川才女李妮妮以笔为剑，突破传统闺阁文学的局限，在诗歌创作中熔铸家国忧患与女性意识，勾勒出独特的艺术图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却半生飘零的女诗人，凭借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捕捉、对艺术美学的不懈追求，在文学史上烙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其诗歌不仅是个人生命体验的结晶，更承载着深厚的思政价值与艺术成就，为研究晚清社会变迁与女性精神觉醒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家国同构：李妮妮诗歌的思政价值

李妮妮的诗歌创作深深扎根于晚清动荡的历史土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在《延水关隘兵》中，她以“烽火连天满月愁，夕阳烟水望东流”的悲怆笔触，描绘战火下的山河破碎，“桃花有泪泪纷纷，杨柳无人上翠楼”的拟人笔法，既渲染了战争的残酷，又暗含对无辜生灵涂炭的悲悯。这种将自然景物与人间惨剧交织的手法，突破了传统闺阁诗词的狭小格局，将个体苦难升华为对家国命运的深沉沉思。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妮妮在诗歌中展现出超越性别的担当意识。《秋朝捣衣有感》中“我虽一女子，恨无三尺剑。乾坤一担清，也我中心愿”的呐喊，以铿锵之语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将个人理想与匡扶社稷的宏愿融为一体。这种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表达，不仅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折射出晚清知识女性在民族危亡之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瞻思想。

此外，李妮妮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诠释，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政内涵。在《泳杨妃二首》中，她以“君王重色轻天下，谗国何须怨美人”颠覆了“红颜祸水”的传统史观，直指封建统治阶层的荒淫昏聩；《咏明妃》中“千古不留亡国恨，何须马上怨琵琶”，则为昭君出塞赋予了超越个人悲剧的家国大义。这些咏史诗借古讽今，以女性视角解剖男权话语下的历史叙事，暗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与反思。

二、刚柔并济：李妮妮诗歌的艺术风格

李妮妮的诗歌艺术呈现出婉约与豪放交织、细腻与雄浑并存的独特风貌。在描写日常生活与

自然景致时，她延续了传统闺阁诗词的婉约特质。《村居即事八首》中“一湾流水抱柴门”“野草斜阳欲断魂”的细腻笔触，将乡村生活的恬淡与个人心绪的幽微融为一体，营造出含蓄隽永的意境；“笑他推督东家妇，犹摘山花插鬓旁”以白描手法勾勒村妇形象，充满生活情趣与乡土气息。

而面对时代剧变与国家忧患，她的笔触则转向豪放苍凉。《月下思乡有感》中“桑麻有地皆荒草，烽火无家起野烟”，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展现战乱的破坏性，“千载青门归未得，秋风又是菊花天”，将个人思乡之情置于家国破碎的背景下，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这种刚柔并济的风格，既保留了女性诗人的细腻敏感，又彰显出超越性别的气魄与胸襟。

在语言艺术上，李妮妮善于化用经典与提炼方言。她对唐宋诗词名句信手拈来，如《月下思乡有感》中“迟返更漏不成眠”化用温庭筠“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黛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的孤寂意境，却又融入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同时，她将陕北方言如“推督”“插鬓旁”等自然融入诗中，使作品兼具典雅韵味与地域特色，形成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

三、自成高格：李妮妮诗歌的艺术创新

李妮妮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使其在晚清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她打破了传统闺阁诗词以伤春悲秋、离愁别绪为主的题材局限，将边塞烽火、历史反思、社会现实等宏大主题纳入创作视野。《读史有感》中“千古衣冠千古梦，六朝金粉六朝灰。英雄事业浑闲事，天意何曾爱一才”，以哲理思考穿透历史迷雾，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历史洞察力。《延水关隘兵》则以纪实性笔触成为研究晚清陕北社会的“诗史”文本。

在表现手法上，李妮妮灵活运用多种艺术技巧。她的咏史诗常采用对比与反讽，如《谈判柯刺秦有感》中“曰恨为难死不难，空教壮士入函关。如何六国成墟土，岂独无谋太子丹”，通过对荆轲刺秦事件的重新审视，批判了六国统治者的昏聩，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深度。写景诗则擅长情景交融，如《白牡丹》中“品亦称尊香胜雪，色应嫌艳

好春”，借牡丹之高洁喻自身品格，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从文学史角度看，李妮妮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晚清女性文学的边界。她的诗歌既继承了李清照婉约中见豪放的词风精髓，又融入陕北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不是易安胜似易安”的独特风格，为陕北文学乃至中国女性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诗史留名：李妮妮诗歌的诗史定位

在晚清女性文学版图中，李妮妮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她与同时期的顾太清、秋瑾等女性作家共同构成了晚清女性文学的璀璨星河：顾太清以满清贵族女子的身份书写贵族生活与个人情思，秋瑾以革命先驱的姿态呐喊女性解放与民族独立，而李妮妮则以陕北才女的视角，将地域文化、家国情怀与女性意识熔铸于诗歌创作，三者共同展现了晚清女性文学的多元风貌。

相较于李清照，李妮妮虽在作品数量与传播广度上稍逊一筹，但其创作更具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李清照生活于两宋之交，其词作主要反映靖康之变带来的个人命运转折；而李妮妮亲历晚清社会的千年变局，其诗歌不仅记录了战乱与离乱，更蕴含着对封建制度的反思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思想深度与题材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因此，将李妮妮称为“陕北李清照”，不仅是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可，更是对她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文学创新的褒奖。

从宏观文学史视角看，李妮妮的诗歌创作标志着晚清女性文学从闺阁自娱向社会介入的转变。她以女性身份书写时代风云，为研究晚清社会变迁、性别意识觉醒提供了独特的文学样本，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应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李妮妮以泪为墨、以岁月为纸，在晚清的风雨中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之歌。她的诗歌既是个人命运的哀歌，更是时代风云的史诗；其思政价值、艺术成就与历史定位，共同构筑起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出自陕北延川的清末才女，当之无愧地应被视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位具有非凡精神高度与艺术成就的杰出诗人。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番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索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